

清华给了我们什么

○穆兆曦（1986级工物）



穆兆曦在授课中

今年是清华110周年校庆，我想到了一个深刻的话题：我们为什么要上大学？大学教育到底教给了我们什么？思绪转回到1986—1991年在母校读书的五年，那是一段青春无敌、阳光灿烂的日子。

光荣？耻辱！

1986年，我从沈阳市的一所高中毕业，幸运地考上了清华。全家人以及周围的街坊邻居，都非常高兴和荣耀。8月31日那天，第一次独自离开家，来到心驰神往的北京。一下火车，就被高年级的学长们接到了学校，入住13号楼141宿舍。办理入学手续、领学生证、买餐票、参观校区，一切都井然有序、有条不紊，老师、学长对我们新生都非常关爱。走在校内的林荫路上，自信满满，自己也是一名堂堂大学生了！但第二天的校史讲座，让我一下子对清华产生了不一样的认知。

记得是在清华大礼堂，贺美英副书记给我们讲入学教育课。清华，原来是留美

预备学校，是美国人用庚子赔款建立的学校，招收中国的优秀学子去留美，全盘接受美国人的“先进教育”。贺老师字里行间慷慨激昂，她说道，你们不要认为上了清华很光荣！要记得，清华是庚子赔款建成的，是中华民族的耻辱！清华的学生，一定要为国家、为民族去奋斗！贺老师指着大礼堂上方的校训“自强不息、厚德载物”，从此这八个字深深地刻在了我们的脑海里。朦朦胧胧地，上清华好像没有那么高大上了，多了些许说不出的责任感。

1986年的中国，刚刚改革开放不久，我们国人普遍没有自信心、民族自豪感。中国女排在1981年日本大阪夺得世界杯的冠军，让我们喊出“团结起来、振兴中华！”1984年美国洛杉矶奥运会，许海峰的第一枚奥运会金牌，摘下了我们“东亚病夫”的帽子。那个年代，物质远远没有现在繁荣，我记得父母两位知识分子的工资加起来，才一百元出头。

我们这一代人很幸运，没有像上一代人经历“文革”浩劫，正好赶上了中国从贫穷落后走上繁荣富强的历史快车道上。

后来，我们逐渐明白了贺美英老师当时的苦口婆心：科技救国、实业兴邦，这就应该是一代又一代学子的重要使命。

占座？自学！

大学的晚上，一般是没有安排上课的，所有的教室，是可以开放给学生自学的。那个时候，一教、二教、三教比较抢

□ 值年园地

手，一般来讲，下午就要先去占座，至少也是晚饭前。或者放一个书包，最少也放一本书。有些班级比较“鬼道”，在黑板上写几个大字“今晚有课！”随即就把整个教室霸占了。

老穆有时候没有占到座，看到不同系、不同级的同学们在灯火通明的教室里，那么认真地在学习，内心也是自惭形秽。

那个年代，没有个人电脑，没有手机，学生被学校的围墙包裹住，大家每天的轨迹就是宿舍—食堂—教室三点一线。晚上10点，校内的道路上，汇集了自行车流和人流，下自习的时间到了。

大学，与其说是教会了我们很多学科知识，莫不如说是给年轻人打开了自我探索科学、终身学习的大门。

体育？健康！

从入学的第二天开始，我们就强烈感受到了清华高度重视体育的态度、行动和风气。每天下午四点半，整个校区的广播里都是激昂的动员和节奏强劲的音乐。很有历史的西大操场，以及刚刚建成的东大操场，就是各种球的海洋；一个足球场上，少说也有二十多个足球在飞舞；篮球场上，每个半场，基本都是三四支临时组合的球队，在PK五分制。

乒乓球，罗春晔打得最好，跟他打过多次，记忆中从无胜利。羽毛球，黄于南神一般的水平，校级的Top5高手。长跑，大一全校“12·9”长跑比赛，郭鲁伟就跑进了前三名。体操，平时不声不响的吴录平，竟然在大四的时候进入了校体操队。围棋，行胜于言的王勇大一的时候观棋不语，然后手捧围棋书自己默默钻研，到大

四的时候全年级没有人能下过他了。再后来，据说他打到了业余选手里的最高段位。

足球，在134宿舍首领王铁、李子岩的带领下，我们班的王炜、程宝森、林欣、黄于南、罗春晔、董遂伍一千人等，足球水平相当了得，系里也算杠杠的。一次六字班与四字班的足球对抗赛中，黄于南发角球，一个香蕉球直接破门得分，堪称经典，令人难忘。

老穆从高中起就喜欢打篮球，自然在班里是篮球队成员。董遂武是北京四中的，篮球打得好，入学后很快就成为校队成员。在他的带领下，我们班里很快组成了标准五人篮球队：董遂武、周放、李子岩、周明胜，还有我，还有后来分专业加入的徐惠康。在新生篮球赛里，我们毫无悬念地拿下了冠军。后来，在系里跟高年級的学长对抗，也不落下风。工物系不算大系，但我们在毕业的时候，居然打到全校第四名的成绩。

强身健体，这个是马约翰先生开创并留下来的良好传统。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——更是清华学子都认同且践行的习惯。

撕辨？思辨！

大一刚入学的时候，我们是六位同学一个寝室。有来自北京的段晓东，来自江苏泰州的吉朋松，来自湖北武汉的罗春晔，来自陕西韩城的郭民岗，来自山东烟台的王峰。离开了父母的管教，大家都是血气方刚、心智青涩的年轻人，因为地域差异、成长经历不同，对同一事物的看法都会有所不同。

每晚11点，宿舍准时熄灯。在黑灯瞎



2011年，穆兆曦（右2）与同学欢聚

火里，有的入睡，有的听磁带，有的拿手电看书。时不时的，就是“卧谈会”。也许随便一个话题，比如爱情的、国家的、时事的、体育的，引起大家的兴趣和参与。有时候和风细雨，有时候因为观点相左，对立的两位各自引经据典、舌战对方，内容越辩越深，时间越拉越长，嗓门也越来越大。有时甚至会惊动隔壁宿舍，直到一声怒吼：“吵什么吵？都半夜2点了，还让不让睡觉了？”随即才作罢。

这些卧谈会，往往也没有什么最终的结论。没见过社会的稚嫩学生，又能有什么真正的结论呢？但这种“撕辩”=思辩，带给了我们每个年轻学子各自独立的思维立场和角度。过几天后，也会觉得对方说的还是很有道理的。

来自北京的段晓东，“撕辩”起来字正腔圆、不紧不慢，他读的书很多，经常引用叔本华、尼采等名人的名言，让我们自愧弗如。

音乐？青春！

因为要学英语，基本上大家都是人手一台录音机。有的是小小的爱华，有的是四喇叭。从我自己的使用时间占比来看，

听英语考四级，多少是要听些《Follow Me》《新概念英语》的，但更多的是听流行歌曲。每位同学喜欢听的口味也很不一样，比如我们宿舍的老吉有台蓝色的大录音机，外放声音巨大，他非常喜欢放张蔷的快歌，像《月光下的迪斯科》《爱你在心口难开》啥的；像136房间的王铁，就特别钟爱王杰的《一场游戏一场梦》；像134房间的朱晓江，则是台湾校园歌手的拥趸，他的流行歌磁带也最多。齐秦的《外面的世界》《大约在冬季》《冬雨》，赵传的《我终于失去了你》，还有中国摇滚教父崔健的《一无所有》《新长征路上的摇滚》《不是我不明白》，是大部分男生宿舍里放得最多的。

这些带着青春和叛逆味道的歌曲，记录了那个改革开放、春光明媚、蓬勃发展的80、90年代，也记录了我们懵懂躁动、年少无惧、青葱芳华的青春回忆。每一代人喜欢的歌曲都不同，因为那些歌曲绑定的是各自的青春回忆。

娱乐？社交！

那个时候，娱乐设施、娱乐活动真的是很少的。记忆最深的，是一个系才有的—台电视，还有就是交谊舞。

13号楼的三楼楼梯间有台电视，平时是锁着的，不能看，只有周六、周日晚上才能看。必须要占座，才能有好位置。最前面的，坐着看；后面的，只能站着看；再后面的，只能站在板凳上看。从《神探亨特》到中国队的各种比赛。

每次看电视，同系不同级的男生们在一起，有叫好的、有骂娘的，还经常有不同意见的争论。看电视，也同时在看热闹。久了，经常看电视的学生之间，就熟

□ 值年园地

络起来了，有了跨级的忘年交。

交谊舞，那是社交重头戏！一般是周六、周日晚上，在七食堂、地下食堂、九食堂等，有女生的地方开办。那个时期，清华男女比例严重失调，是“郎多女少”。所以，女生多的舞会，男生会多9倍。至于跳三步、四步，还是迪斯科，都不重要了！

要想邀请一位颜值高的女生，男生往往要鼓起很大的勇气，大部分的男生，尤其是理工男，真的都是很腼腆、很羞涩，要想在9倍的“敌人”堆里杀出，必须要积极、主动，否则很有可能一晚上只是跟男生搂搂抱抱了。

我们班很幸运，有五位女神。谢筠从广州来，落落大方，舞跳得也优雅，女神们主动教我们男生跳舞，自己学了两次，手脚笨拙，没学会。那个时候，人和人之间，非常的清澈、纯真。

刁难？严谨！

清华的老师们普遍治学严谨，对学生要求很严格。印象最深的一次，我们大二学“理论力学”，要做实验，写实验报告。有一次的实验报告，用现在大概B5的纸写满了8页！有实验的目的、背景、过程、数据、分析、结论，等等，数据还要用坐标纸画图，然后剪好贴在实验报告上。但这一次，由于不够细心，交上去以后，被老师打回来，整个8页纸全部被判死刑，而且要求重做实验、重写报告。我的天啊，这可是整整三个下午的工作量啊！当时在心里骂：这老学究，神经病！俺只是局部不小心有点小错误而已，至于全部重来吗？心中骂骂咧咧，但肯定是不敢跟老师当面叫板的，还得乖乖去重做实

验、重写实验报告。

后来慢慢发现，不仅仅是这位老师，95%的老师都是这样要求学生的。为了不再花三个下午的时间返工，就学乖了、认真了，争取认真、细致、严谨地一次做对！

走穴？创业！

1987年，在北京同学孔雷的极力倡导下，工程物理系的系领导被孔雷说动了，居然拿出一万元，让我们班里四位同学成立了独步乐队。一万元？在当时万元户都被全社会啧啧称赞的年代里，可是一笔巨款了。

1987年的暑假，我们没有回家，在二楼的一个小房间里挥汗如雨，苦练了一个夏天。朱晓江的鼓槌打断了三对，我的电吉他琴弦、拨片也换了若干。终于有点模样了。

开学后，开始准备文艺汇演，也开始走穴办舞会。当时孔雷是队长，外面的商务洽谈，都是他来。第一次，我们竟然赚到了20元，每人分了5元！5元，基本上是5顿中午饭的饭费。后来，我们自己也办，别人邀请也去，排期满的时候，每个周六、周日都有走穴。赚的走穴费，在同学群里也算是“款”了。自己办舞会的时候，要联系场地，要谈租金，要画海报，要贴海报做宣传。那个时候我经常画海报，画完了就骑自行车去校内各处有布告板的地方张贴。一开始没经验，贴上去的海报很快被撕掉了。后来学精了，一般是晚上10点半去贴，因为这个时候学生们都回到宿舍了，贴完了没人覆盖。第二天一早，同学们吃早饭就能看到了。我们还搞促销：经常是男同学一块钱，女同学免

费，因为女生是稀缺资源，有一位女生，可以吸引9倍的男生，免费一块钱，可以赚八块，客户思维、市场经济。

后来呢，因为在校内有了点名气，居然外校也有人来请我们去走穴办舞会。我们要价最高的时候，是一晚上100元，这可是普通大学老师一个月的薪水。那个时候，自我感觉良好，觉得能走穴赚钱，很拽。再后来，混到了校级的文艺社团电声乐队——威肯乐队（Weekend），宋柯、文斗、李劲，那个时代他们是校内非常有名的歌手、钢琴家，比高晓松的辈分要高很多。再后来，就毕业了，玩乐队的生涯就此终结。

这段不务正业的经历，用现在的话来讲，是系领导当了VC，我们来做一个短期的探索性创业，感性地接触到了市场、经济、营销。

今年，清华建校110周年，我们也毕业30年了。回忆了这么多，仔细想想，清华到底给了我们什么？教会了我们什么？

高等数学，早已经蜕化到只会一元方程式了；电子电路，沦落到自己家的电器坏了还得找外面人修；流体力学，如果自己煮饭连放多少水都拿不准；量子力学，更是只剩下认识这四个字了；现在做的营销领域，纯属社会学科，跟工程物理八竿子打不着。貌似，整整5年的大学，岂不是白上了？

不仅没有，而且由衷地感觉到很值，非常值，绝对超值！

因为：

母校教导了我们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；
母校养成了我们锻炼身体的好习惯；
母校训练了我们严谨的治学精神；
母校激发了我们自学的学习能力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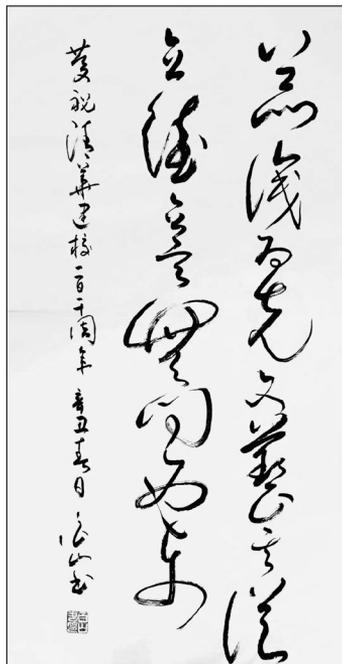
母校提供了我们思辨的自由精神；
母校包容了我们寻找自我的懵懂；
母校刻画了我们行胜于言的烙印；

母校给予了我们相互交流共同成长的环境。

自强不息、厚德载物，不绝于耳、此生难忘。

大学的价值，不在知识，而在见识；大学的价值，不在学历，而在能力；大学的价值，不在一时，而在一世。如果再考一次大学，我还是会选择清华，还是会选择跟班里可爱又优秀的同学们一起做同学。

作者现为博鳌国际创新品牌促进中心理事长、清友营销实战学院院长、营销战略专家。



书法
○白山（一九八六级汽车）

摘自清华校歌“器识为先，文艺其从。立德立言，无问西东。”